

从“李明同学”的书写看全民审美

■程伟

一则13岁广西少年书写《将进酒》的短视频，在互联网世界引发不小波澜。《人民日报》官方账号的转发、千万点赞与十万评论的热度，再加上围绕“江湖体”的激烈争论，共同勾勒出当代书法审美领域的复杂状态。李明同学的写字视频，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文化事件，更成为一面映照全民审美意识的棱镜——折射出传统与当代、专业与大众、经典与流行之间的张力与对话。

这场争论的核心，表面是书法专业领域的“江湖体”之辩，实则是对全民审美意识的一次审视。一方将少年比作“小王羲之”“神童”，盛赞其笔墨间的灵气；另一方则斥其“哗众取宠”，认为背离了书法法度。两种极端评价的背后，是不同审美体系与价值标准的直接碰撞。在短视频主导的传播时代，传统文化艺术的评价权不再专属于专家，而是进入了全民参与的“广场式”评议场域。这种审美评议的泛民主化，既拓展了艺术评价的维度，让更多人拥有了发声机会，也催生了审美标准模糊化的挑战——何为“好的书法”，似乎渐渐失去了统一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传播行为，更凸显了审美引领的关键责任。《人民日报》等官方账号的转发，本可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助力，但因其未附带专业书法解读，在缺乏专业语境支撑的情况下，客观上放大了“江湖体”的传播

效应。公众对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存在天然信任，不少人将账号转发等同于“专业认可”，甚至在评论中以“官方都转发了，肯定好书法”反驳专业批评。这种将传播热度与艺术价值画等号的认知偏差，恰恰源于主流媒体审美传播中“把关”环节的缺失——当权威平台仅呈现视觉热闹，却未厘清传统书法的法度边界时，不仅模糊了大众对“美”的判断标准，更让“离经叛道”的书写风格获得不应有的“正统性”暗示，进一步加剧了审美认知的混乱。

从专业视角审视，“江湖体”常表现出笔法失范、结字无序、墨法失度、工具滥用的特征，确实偏离了书法艺术的传统法度。但耐人寻味的是，大众为何会对这种“离经叛道”的书写风格表现出极高热情？答案藏在深层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在注意力经济主导的当下，视觉冲击力往往优先于艺术深度，即时的感官满足也取代了对作品的静观细品。书法原本承载的“修养性”“文化性”被“表演性”“娱乐性”所压倒：墨迹未干便收获千万点赞，热度褪去后又迅速被新内容覆盖。这种“速荣速朽”的循环，正悄然重塑着人们对艺术价值的认知——仿佛“被看见”比“有深度”更重要。

全民审美意识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相关调查显示，短视频平台播放量靠前的书法内容中，超三分之二属“江湖体”，评论区“好看”“厉害”等浅层评价占比

极高，直观暴露了大众审美判断的表面化倾向。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的推波助澜：当平台持续推送同类“吸睛”内容时，人们的审美体验便会困于“同质化”的信息茧房，陷入机械的视觉重复，而非实现真正的审美能力提升。这种“眼球至上”的审美导向，正一步步消解传统艺术中需经时间沉淀、文化积累方能显现的深层价值——书法本该有的笔墨意趣、文化底蕴，渐渐被“是否够炫”的单一标准取代。

但若简单指责大众“审美退化”，显然缺乏建设性。更值得深思的是两个核心问题：传统书法的教育与推广，为何未能形成足够影响力，让更多人读懂传统书法的魅力？专业界的审美标准与大众趣味之间，为何存在如此显著的鸿沟，难以形成有效共鸣？这恰恰提醒我们：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亟待探索新的路径与方法。专业领域不应只停留在“指出问题”的层面，更需主动参与大众审美能力的建构——在坚守艺术标准的同时，避免陷入文化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用大众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传递传统之美。

构建科学的书法学习体系与循序渐进的审美标准，固然重要，但这不应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应是双向的文化对话。一方面，传统书法需找到与当代生活的契合点：不必总是端着“高雅艺术”的架子，应该融入日常书写、文创设计，让千年古法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大众审

美教育需从基础教育阶段发力：不只是教孩子“写好字”，更要引导他们感受书法中的线条美、结构美，理解笔墨背后的文化故事，进而形成从“技法”到“艺境”、再到“道境”的渐进式理解。

这场“写字风波”，其实是一次难得的审美反思契机：我们既看到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高涨热情——这是文化传承的宝贵土壤，也直面审美教育的明显缺失——这是亟待补齐的短板。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于简单否定“江湖体”，而在于构建多元包容且兼具引导性的审美生态。主流媒体更应主动担责，联合专业机构推出“热度+解读”的传播模式，比如转发书法内容时附上专家对笔法、结字的简要解析，既尊重大众热情，又厘清审美边界；专业平台则可通过短视频科普、线上书法课等形式，让传统法度变得可知可感。

从李明同学的“笔墨之争”到全民的“审美之辩”，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重构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对传统的敬畏——不丢书法艺术的根本法度；也要秉持对创新的开放——不排斥符合时代审美的表达；既要尊重专业的审美标准——守护艺术的专业底线；也要理解大众的审美趣味——珍视文化传播的民间力量。唯有当传统与当代、专业与大众、媒体与公众建立起良性互动，全民审美意识才能真正实现重构与升华，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既根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文化光芒。

尕日塘秦刻石争鸣的书法史价值与启示

■李治钢

海拔4306米的扎陵湖北岸，石英砂岩的陡崖在青藏高原的烈日下泛着苍黄。当2025年6月《光明日报》披露“皇帝使五大夫”的秦篆字样时，这方不足0.2平方米的刻石瞬间成为学界争鸣场——有人视其为补全秦代边疆史的艺术实证，有人直指其“风格杂糅”存疑。然而，这场争鸣早已超越真伪之辩，那些深浅不一的凿痕里，藏着秦篆艺术的多元面相，更折射出边疆文化遗产解读的时代命题。

刻石的艺术身份之争，首先聚焦于秦篆风格的范式认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以“文字风格属秦篆”定调，但其无界格的布局、略带歪斜的行距，立刻引发学界热议与质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辛德勇自述”微信公众号中明确提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认为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并强调需公布完整鉴定依据才能展开有效学术讨论。这种质疑直指核心：秦代官方刻石是否存在固定范式？

这场分歧恰恰戳中书法史研究的惯性盲区。我们长久以来以李斯所书“斯篆”为秦篆唯一标杆——线条匀净如玉石筷子，结构对称如棋盘布局。但相关报道及学术讨论显示，秦代“书同文”后实际存在多元书写生态：泰山、琅琊台等庙堂刻石确有严格纵横界格，而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等行政文书却多见省笔、连笔的草率写法。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篇的文字就已呈现明显的实

用化倾向，与尕日塘秦刻石的随意性形成印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刻石“车到此罥”的“车”字，虽因凿刻工具限制略显粗粝，却仍可辨识秦篆典型的横画收笔重按特征，这种“庙堂基因与边疆质感的融合”，正是其独特的书法史价值所在。

秦篆与后世“玉箸篆”的风格厘清，让争鸣有了更精准的艺术史坐标。书法研究史指出，真实秦篆与唐宋重构的玉箸篆存在本质差异：前者线条有起收笔的韵律变化，结构暗含动势，如琅琊台刻石的“皇帝”二字可见明显的笔锋转换；后者则追求几何化对称的等线美感，起收笔藏锋无痕，是唐宋人对秦篆的理想化改造。现存西安碑林的《峄山刻石》宋代摹本，便是玉箸篆的典型代表，其线条均匀如玉石雕琢，与泰山刻石残片（秦代原石遗存）所保留的自然书写感形成鲜明对比。若将尕日塘秦刻石与二者比对可见：前者“采乐”（“乐”通“药”）等字兼具秦篆的笔意特征与野外刻凿的粗放感，这种“因形布字”的风格混融性成为争鸣的关键触点。

刻凿工艺的科技解密，为艺术断代提供了硬核支撑，也让争鸣更具思辨性。国家文物局组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形成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尕日塘秦刻石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留下的刻痕底部多为平底形，两侧带有不规则天然崩裂痕迹，通过矿物和元素分析，已排除现代合金钢工具

刻制的可能。更关键的是，刻痕内部发现的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其经历了长期自然侵蚀，可排除近期伪刻的可能。但反对者仍有诘问：“如何排除唐宋人用古工具仿刻？”对此，《光明日报》所刊学术讨论报道中援引的历史案例提供了佐证：河北坛山刻石因字体近于小篆、与周代应有的古文科斗书不符，被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质疑为“附会之作”。这一案例揭示，后世仿刻古代篆书往往难以完全脱离自身时代的书风特征——如唐宋摹刻秦篆时多会渗入当时的审美倾向与笔法习惯，而这与尕日塘石刻被指具有的秦篆典型风格存在差异。

学术争鸣的价值，远不止于一块刻石的身份定论。辛德勇教授呼吁公布完整鉴定报告与专家名单，本质是对“学术公开性”的坚守——在文物鉴定领域，权威不是来自行政背书，而应源于证据链的完整呈现。值得欣慰的是，这场争鸣已催生良性学术互动：国家文物局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尕日塘秦刻石高清电子拓片与显微检测影像，组织多学科领域专家研讨拆解秦篆笔法与凿刻特征，相关话题在学术社群引发持续讨论。当普通观众开始关注“秦篆与玉箸篆的区别”，当学生在历史探究作业中探讨“边疆文物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这场争鸣已完成从专业领域到公众视野的“破壁”，让秦篆艺术真正走进大众认知。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倒逼我们重构秦代艺术的地理版图。长久以来，秦代书

法研究多聚焦中原核心区，边疆文物常被归为“非主流”。但尕日塘秦刻石的出现，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内蒙古居延汉简共同构成了从秦到汉的边疆探索与文书书写实证链条。《光明日报》相关报道及学术讨论印证，秦代书法实际存在“庙堂雅韵”与“边疆实用”两种形态：前者以秦篆（小篆）为代表，服务于帝国意识形态建构，如李斯所书刻石的严整规范，彰显中央集权的威严；后者以边疆秦隶与实用篆书为代表，记录真实社会活动，如秦简的基层行政书写、尕日塘秦刻石的“采药昆仑”记事，呈现随性自然的书写特征。二者分属官方规范与民间实用体系，共同构成秦代书法的完整面貌。这种认知的突破，远比单纯给刻石贴上“秦代”标签更具学术价值。

在扎陵湖的潮汐声中，这方刻石仍在接受时光的审视。围绕它的每一次辩论、每一次检测、每一次解读，都是对历史细节的打捞，对艺术多元性的尊重。当我们放下“非真即伪”的二元思维，会发现争鸣本身就是文化遗产活化的重要方式——它让沉睡的石刻开口说话，让秦篆艺术的边疆故事被听见，更让学术精神在质疑与回应中不断生长。正如考古学界的共识：“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什么，更在于我们如何通过严谨研究接近历史真实。”这方高原上的刻石，终将在持续的学术对话中沉淀为历史的坐标，而那些围绕它的争鸣，已成为当代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